

中國藥物論

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

全二冊定價大洋三元五角

編述者 黃坡任啟瑞

發行所 啓智書局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
上海法租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有著作權

中國藥物論

中國藥物論 卷三下

黃陂任啓瑞堃如甫編述

甘草（甘平無毒）通行手足十二經

朱震亨曰：甘草味甘，大緩諸火，黃中通理，厚德載物之君子也。欲達下膈，須用稍子。

李杲曰：甘草氣薄味厚，可升可降，陰中陽也。陽不足者，補之以甘，甘溫能除大熱，故生用則氣平，補脾胃不足，而大瀉心火。炙之則氣溫，補三焦元氣，而散表寒。除邪熱，去咽痛，緩正氣，養陰血，凡心火乘脾，腹中急痛，腹皮急縮者，宜倍用之。其性能緩急，而又協和諸藥，使之不爭，故熱藥得之緩其熱，寒藥得之緩其寒。寒熱相雜者，得其平。

王好古曰：五味之用，苦泄、辛散、酸收、鹹斂，甘上行而發，而本草言甘草下氣，何也？蓋甘味主中，有升降浮沉，可上可下，可內可外，有和有緩，有補有泄，居中之道盡矣。張仲景附子理中湯用甘草，恐其僭上也。調胃承氣湯用甘草，恐其速下也。皆緩之之意。小紫胡湯有柴胡黃芩之寒，人參半夏之溫，而用甘草者，則有調和之意。建中湯用甘草以補中，而緩脾急也。鳳髓丹用甘草以緩腎急，而生元氣也。乃甘補之意。又曰：甘者，令人中滿，中

滿者勿食甘，甘緩而壅氣，非中滿所宜也。凡不滿而用炙甘草爲之補。若中滿而用生甘草爲之瀉。能引諸藥直至滿所，甘味入脾，婦其所喜，此升降浮沉之理也。經云：以甘補之，以甘瀉之，以甘緩之，是矣。

李時珍曰：甘草外赤中黃，色兼坤離。味厚氣薄，資全土德。協和羣品，有元老之功。普治百邪，得王道之化。贊帝力而人不知，斂神功而已不與。可謂藥中之良相也。然中滿嘔吐，酒客之病，不喜其甘。而大戟、芫花、甘遂、海藻與之相反。是亦迂緩不可以救昏昧，而君子嘗見嫉于宵人之意歟。

蘇頌曰：按孫真人千金方論云：甘草解百藥毒，如湯沃雪，有中烏頭、巴豆毒，甘草入腹卽定，驗如反掌。方稱大豆汁解百藥毒，予每試之不效，加入甘草爲甘豆湯，其驗乃奇也。又葛洪肘後備意方云：席辯刺史嘗言嶺南俚人解蠱毒藥，並是常用之物。畏人得其法，乃言三百頭牛藥，或言三百兩銀藥。久與親狎，乃得其詳。凡飲食時，先取炙熟甘草一寸，嚼之嚥汁，若中毒，隨卽吐出。仍以炙甘草三兩，生薑四兩，水六升，煮二升，日三服，或用都淋藤、黃藤二物，酒煎溫常服，則毒隨大小便出。又常帶甘草數寸，隨身備急。若經含甘草而食物不吐者，非毒物也。三百頭牛藥，卽土常山也。三百兩銀藥，卽馬兜鈴藤也。詳見各條。

李時珍曰：方書炙甘草，皆是用長流水蘸濕，炙之至熟，刮去赤皮。大抵補中宜炙用，瀉火宜生用。又曰：甘草與藻、戟、遂、芫四物相反，而胡洽居士治痰癖，以十棗湯加甘草大黃，乃是痰在膈上，欲令通泄，以拔去病根也。東垣李杲治項下結核，消腫潰堅湯加海藻、丹溪朱震亨治勞瘵蓮心飲用芫花，二方俱

有甘草，皆本胡居士之意也。故陶宏景言古方亦有相惡相反，並乃不爲害，非妙達精微者，不能知此理。

茯苓（甘平無毒）

手太陰
足太陰氣分

寇宗奭曰：茯苓行水之功多，益心脾，不可缺也。

張元素曰：茯苓赤瀉、白補，上古無此說。氣味俱薄，性浮而升，其用有五。利小便也。開腠理也。生津液也。除虛熱也。止瀉也。如小便利或數者，多服則損人目，汗多人服之，亦損元氣。天人爲其淡而滲也。又云：淡爲天之陽，陽當上行，何以利水而瀉下。氣薄者，陽中之陰，所以茯苓利水瀉下，不離陽之體，故入手太陽。

李杲曰：白者入壬癸，赤者入丙丁。味甘而淡，降也。陽中陰也。其用有六。利竅而除濕。益氣而和中。治驚悸。生津液。小便多者能止。小便結者能通。又云：濕淫所勝，小便不利，淡以利竅，甘以助陽，溫平能益脾逐水，乃除濕之聖藥也。

王好古曰：白者入手太陰，足太陽經氣分。赤者入足太陰，手少陰，太陽氣分。伐腎邪，小便多能止之，小便瀉能利之，與車前子相似。雖利小便，而不走氣。酒浸與光明砂同用，能秘真元。味甘而平，如何是利小便耶。朱震亨曰：茯苓得松之餘氣而成，屬金。仲景利小便多用之，此暴新病之要藥也。若陰虛者，恐未爲宜，此物有

行水之功，久服損人。八味丸用之者，亦不過接引他藥，歸就腎經，去胞中久陳積垢，爲搬運之功爾。

李時珍曰：茯苓，本草又言利小便，伐腎邪。至李東垣、王海藏，乃言小便多者能止，濫者能通，同朱砂能祕真元。而朱丹溪又言陰虛者不宜用，義似相反，何哉？茯苓氣味淡而滲，其性上行，生津液，開腠理，滋水之源而下，降利小便，故張潔古謂其屬陽，浮而升，言其性也。東垣謂其爲陽中之陰，降而下，言其功也。素問云：飲食入胃，遊溢精氣，上輸于肺，通調水道，下輸膀胱。觀此，則知淡滲之藥，俱皆上行而後下降，非直下行也。小便多，其源亦異，素問云：肺氣盛，則便數而欠；虛則欠欬，小便遺數；心虛則少氣遺溺；下焦虛則遺溺；胞移熱于膀胱，則遺溺。膀胱不利爲癰，不約爲遺。厥陰病則遺溺閉癰。所謂肺氣盛者，實熱也；其人必氣壯脈強，宜用茯苓甘淡以滲其熱，故曰小便多者能止也。若其肺虛、心虛、胞熱、厥陰病者，皆虛熱也。其人必上熱下寒，脈虛而弱，法當用升陽之藥，以升水降火。膀胱不約，下焦虛者，乃火投于水，水泉不藏，脫陽之證。其人必肢冷脈遲，法當用溫熱之藥，峻補其下，交濟坎離。二證皆非茯苓輩淡滲之藥所可治，故曰陰虛者不可用也。

茯神（甘平無毒）

李時珍曰：神農本草，止言茯苓，名醫別錄，始添茯神，而主治皆同。後人治心病，必用茯神，故潔古張氏于風眩心虛，非茯神不能除。然茯苓亦未嘗不治心病也。陶宏景始言茯苓，赤瀉白補，李杲復分赤入丙丁，白入壬癸。

此其發前人之祕者。時珍則謂茯苓神，只當云亦入血分，白入氣分，各從其類，如牡丹芍藥之義，不當以丙丁壬癸分也。若以丙丁壬癸分，則白茯苓不能治心病，赤茯苓不能入膀胱矣。張元素不分赤白之說，于理欠通。聖濟總錄：松節散，用茯神心中木一兩，乳香一錢，瓦器炒，研爲末，每服二錢，木瓜酒下，治風寒冷濕，搏于筋骨，足筋攣痛，行步艱難。但是諸筋攣縮疼痛，並主之。

黃精（甘平無毒）

李時珍曰：黃精受戊巳之淳氣，故爲補黃宮之勝品。土者萬物之母，母得其養，則水火交濟，木金交合，而諸邪自除，百病不生矣。神仙芝草經云：黃精寬中益氣，使五臟調良，肌肉充盛，骨髓堅強，其力增倍，多年不老，顏色鮮明，髮白更黑，齒落更生。又能先下三尸蟲，上尸名彭質，好貨寶，百日下。中尸名彭矯，好五味，六十日下。下尸名彭居，好五色，三十日下。皆爛出也。根爲精氣，花實爲飛英，皆可服食。

唐慎微曰：徐鉉稽神錄云：臨川士家一婢，逃入深山中，久之，見野草枝葉可愛，取根食之，久久不飢。夜息大樹下，聞草中動，以爲虎攫，上樹避之。及曉下地，其身歟然凌空而去，若飛鳥焉。數歲，家人採薪見之，捕之不得，臨絕壁下，網圍之，俄而騰上山頂。或云：此婢安有仙骨，不過靈藥服食爾。遂以酒饌置往來之路，果來食訖，遂不能去，擒之，具述其故，指所食之草，卽是黃精也。

萎蕤 (甘平無毒)

李杲曰：萎蕤能升能降，湯中陰也。其用有四。主風淫四末（四末手足也）。兩目淚爛。男子濕注腰痛。女子面生黑點。

李時珍曰：萎蕤性平味甘，柔潤可食。故朱肱南陽活人書治風溫自汗身重，語言難出，用萎蕤湯以之爲君藥。予每用治虛勞寒熱痞瘡，及一切不足之症，用代參耆，不寒不燥，大有殊功，不止于去風熱濕毒而已。此昔人所未聞者也。

陳藏器曰：陳壽魏志樊阿傳云：青黏，一名黃芝，一名地節，此卽萎蕤，極似偏精。本功外，主聰明，調氣血，令人強壯。和漆葉爲散服，主五臟益精，去三尸蟲，輕身不老，變白潤肌膚，暖腰脚。惟有熱不可服。晉嵇紹有胸中寒疾，每酒後苦睡，服之得愈。草似竹，取根、花、葉陰乾用。昔華陀入山，見仙人所服，以告樊阿，服之壽百歲也。

蘇頌曰：陳藏器以青黏卽萎蕤，世無識者，未敢以爲信然。

李時珍曰：蘇頌註黃精，疑青黏是黃精，與此說不同。今攷黃精、萎蕤性味功用，大抵相近，而萎蕤之功更勝。故青黏一名黃芝，與黃精同名。一名地節，與萎蕤同名。則二物雖通用亦可。

麥門冬（甘平無毒）

手太陰氣分

寇宗奭曰：麥門冬，治肺熱之功爲多。其味苦，但專泄而不專收，寒多人禁服。治心肺虛熱及虛勞，與地黃、阿膠、麻仁同爲潤經、益血、復脈、通心之劑。與五味子、枸杞子同爲生脈之劑。

張元素曰：麥門冬，治肺中伏火，肺氣欲絕者，加五味子、人參、三味，爲生脈散，補肺中元氣不足。

李杲曰：六七月間，濕熱方旺，人病骨乏無力，身重氣短，頭旋眼黑，甚則痿軟，故孫真人以生脈散補其天元真炁。脈者，人之元氣也。人參之甘寒，瀉熱火而益元氣。麥門冬之苦寒，滋燥金而清水源。五味子之酸溫，瀉丙火而補庚金，兼益五臟之氣也。

李時珍曰：按趙繼宗《儒醫精要》云：麥門冬以地黃爲使，服之令人頭不白，補髓，通腎氣，定喘促，令人肌體滑澤，除身上一切惡氣不潔之疾。蓋有君而有使也，若有君無使，是獨行無功也。此方惟火盛氣壯之人服之相宜。若氣弱胃寒者，必不可餌也。

石斛（甘平無毒）

足太陰
足少陰右腎

寇宗奭曰：石斛，治胃中虛熱有功。

李時珍曰：石斛氣平味甘淡微鹹，陰中之陽，降也，乃足太陰脾、足少陰右腎之藥。深師云：囊濕精少，小便餘瀝者，宜加用之一法，每以二錢入生薑一片，水煎代茶飯，甚清肺補脾也。

雷斅曰：石斛鎮涎，澀丈夫元氣。

粳米（甘平無毒）

孟詵曰：粳米，赤者粒大而香，水漬之有味。益人大抵新熟者動氣，經年者亦發病。惟江南人多收火稻，貯倉燒去毛，至春舂米食之，即不發病，宜人，溫中益氣，補下元也。

寇宗奭曰：粳以白晚米爲第一，早熟者不及也。平和五臟，補益血氣，其功莫述。然稍生則復不益脾，過熟乃佳。汪穎曰：粳有早、中、晚三收，以晚白米爲第一。各處所產種類甚多，氣味不能無少異，而亦不大相遠也。天生五穀，所以養人，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。惟此穀得天地中和之氣，同造化生育之功，故非他物可比。入藥之功，在所略爾。

王好古曰：本草言粳米益脾胃，而張仲景白虎湯用之入肺，以味甘爲陽明之經，色白爲西方之象，而氣寒入手太陰也。少陰證桃花湯用之以補正氣，竹葉石膏湯用之以益不足。

李時珍曰：粳稻六七月收者爲早粳，止可充食。八九月收者爲遲粳，十月收者爲晚粳。北方氣寒，粳性多涼，八

九月收者，即可入藥。南方氣熱，粳性多溫，惟十月晚稻氣涼，乃可用以入藥。遲粳、晚粳，得金氣多，故色白者，入肺而解熱也。早粳得土氣多，故赤者益脾，而白者益胃。若滇嶺之藥，則性熱，惟彼土宜之耳。

李時珍曰：北粳涼，南粳溫。赤粳熱，白粳涼。晚白粳寒。新粳熱，陳粳涼。凡人嗜生米，久成米瘕，治之以雞屎白。

百合（甘平無毒）

張元素曰：百合溫肺止嗽。

蘇頌曰：張仲景治百合病，有百合知母湯，百合滑石代赭湯，百合雞子湯，百合地黃湯，凡四方。病名百合，而用百合治之，不識其義。

汪穎曰：百合，新者可蒸可煮，和肉更佳。乾者作粉食，最益人。

李時珍曰：按王維詩云：冥搜到百合。真使當重肉。果堪止淚無。欲縱望江目。蓋取本草止涕淚之說。

大棗（甘平無毒） 足太陰血分

李杲曰：大棗，氣味俱厚，陽也。溫以補不足，甘以緩陰血。

成無已曰：邪在榮衛者，辛甘以解之。故用薑棗，以和榮衛，生發脾胃升騰之氣。張仲景治奔豚用大棗，滋脾土以平腎氣也。治水飲脇痛，有十棗湯，益水而勝妄水也。

朱震亨曰：棗屬土而有火，味甘性緩，甘先入脾，補脾者未常用甘，故今人食甘多者，脾必受病也。

李時珍曰：索問言棗爲脾之果，脾病宜食之。謂治病和藥，棗爲脾經血分藥也。若無故頻食，則生蟲損齒，貽害多矣。按王好古云：中滿者勿食甘，甘令人滿。故張仲景建中湯，心中痞者，減飴棗，與甘草同例，此得用棗之方矣。又按許叔微本事方云：一婦病臟燥，悲泣不止，祈禱備至，予憶古方治此證用大棗湯，遂治與服，盡劑而愈。古人識病治方，妙絕如此。又陳自明婦人良方云：程虎卿內人，妊娠四五個月，遇晝則慘戚悲傷，淚下數次，如有所憑。醫巫兼治，皆無益。管伯周說：先人曾語此，治須大棗湯乃愈。虎卿借方治藥，一投而愈。方用大棗十枚，小麥一升，甘草二兩，每服一兩，水煎服之。又摘元方治此證用紅棗燒存性，酒服三錢，亦大棗湯變法也。

荔枝肉 (甘平無毒)

朱震亨曰：荔枝屬陽，主散無形質之滯氣，故瘤贅赤腫者用之。苟不明此，雖用之無應。

龍眼肉 (甘平無毒)

李時珍曰：食品以荔枝爲貴，而資益則龍眼爲良。蓋荔枝性熱，而龍眼性和平也。嚴用和濟生方治思慮勞傷，心脾有歸脾湯，取甘味歸脾，能益人智之義。

柏子仁

（甘平無毒）

足厥陰氣分

王好古曰：柏子仁，肝經氣分藥也。又潤胃，古方十精丸用之。

李時珍曰：柏子仁，性平而不寒不燥，味甘而補，辛而潤，其氣清香，能透心腎，益脾胃，宜乎滋養之劑用之。

酸棗仁

（甘平無毒）

足厥陰

足少陰

蘇恭曰：本經用實療不得眠，不言用仁。今方皆用仁，補中益肝，堅筋骨，助陰氣，皆酸棗仁之功也。

馬志曰：按五代史，後唐刊石藥驗云：酸棗仁，睡多生使，不得眠炒熟。陶云：食之醒睡，而經云療不得眠，蓋其子肉味酸，食之使不思睡。核中仁，服之療不得眠。正如麻黃發汗，根節止汗也。

李時珍曰：酸棗實，味酸性收，故主肝病寒熱結氣，酸痺，久泄臍下滿痛之症。其仁甘而潤，故熟用，療膽虛不得眠，煩渴虛汗之證。生用，療膽熱好眠，皆足厥陰、少陽藥也。今人專以爲心家藥，殊昧此理。

枸杞子（甘平無毒）

李時珍曰：枸杞苗，乃天精，苦甘而涼，上焦心肺客熱者宜之。根乃地骨，甘淡而寒，下焦肝腎虛熱者宜之。此乃三焦氣分之藥，所謂熱淫于內，瀉以甘寒也。至於子，則甘平而潤，性滋而補，不能退熱，心能補腎潤肺，生精益氣，此乃平補之藥，所謂精不足者，補之以味也。分而用之，則各有所主。兼而用之，則一舉兩得。世人但知用黃芩黃連苦寒，以治上焦之火。黃蘗知母苦寒，以治下焦陰火。謂之補陰降火。久服致傷元氣，而不知枸杞地骨，甘寒平補，使精氣充而邪火自退之妙。惜哉！予嘗以青蒿地骨退熱，屢有殊功，人所未喻者。

蘇頌曰：世傳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，高者一二丈，其根盤結甚固，其鄉人多壽考，亦飲食其水土之氣使然。又潤州開元寺大井旁，生枸杞歲久，土人目爲枸杞井，云飲其水，甚益人也。

李時珍曰：按劉禹錫枸杞井詩云：僧房藥樹依寒井，井有清泉藥有靈。翠黛葉生籠石磴，殷紅子熟照銅鉚。枝繁本是仙人杖，根老能成瑞犬形。上品功能甘露味，還知一勺可延齡。又續仙傳云：朱孺子見溪側二花犬，遂入于枸杞叢下，掘之得根形如二犬，烹而食之，忽覺身輕。兵部尙書劉松石諱天和，麻城人，所集保壽堂方，載地仙丹云：昔有異人赤腳張，傳此方于游氏縣一老人，服之壽百餘，行走如飛，髮白反黑，齒落更生，陽事強健。此藥性平，常服能除邪熱，明目輕身。春采枸杞葉，名天精草。夏采花，名

長生草。秋采子，名枸杞子。冬采根，名地骨皮。並陰乾，用無灰酒浸一夜，晒露四十九晝夜，取日精月華氣，待乾爲末，煉蜜丸爲彈子大，每早晚各用一九細嚼，以隔夜百沸湯下。此藥采無刺味甜者，有刺者服之無益。

赤茯苓（甘平無毒）

甄權曰：赤茯苓破結氣。

李時珍曰：赤茯苓瀉心、小腸、膀胱濕熱，利竅行水。

茯苓皮（甘平無毒）

李時珍曰：茯苓皮治水腫膚脹，開水道，開腠理。

琥珀（甘平無毒）

朱震亨曰：古方用爲利小便，以燥脾土有功。脾能運化，肺氣下降，故小便可通。若血少不利者，反致其燥急之苦。

陶弘景曰：俗中多帶之辟惡。刮削腹，療瘀血，至驗。

陳藏器曰：和大黃、鼈甲作散，酒服方寸匕，下惡血，婦人腹中血蠱，即止。宋高宗時，寧州貢琥珀，枕碎以賜軍士，傅金瘡。

豬苓 (甘平無毒)

足太陽
少陰

蘇頌曰：張仲景治消渴，脈浮，小便不利，微熱者，豬苓湯發其汗。病欲飲水而復吐，名爲水逆，冬時寒嗽如瘡狀者，亦與豬苓。此即五苓散也。豬苓、茯苓、末，各三兩，澤泄五分，桂三分，細搗篩，水服方寸匕，日三。多飲煖水，汗出即愈。利水道，諸湯劑無若此。今人皆用之。

李杲曰：苦以澀滯，甘以助陽，淡以利竅，故能除溫利小便。

寇宗奭曰：豬苓，行水之功多，久服必損腎氣，昏人目。久服者宜詳審之。

張元素曰：豬苓淡滲大燥，亡津液，無濕證者，勿服之。

李時珍曰：豬苓淡滲，氣升而又能降，故能開腠理，利小便，與茯苓同功。但入補藥，不如茯苓也。

蜂蜜 (甘平無毒)

李時珍曰：蜂采無毒之花，釀以大便而成蜜，所謂臭腐生神奇也。其入藥之功有五：清熱也，補中也，解毒也，潤燥也，止痛也。生則性涼，故能清熱；熟則性溫，故能補中；甘而和平，故能解毒；柔而濡澤，故能潤燥；緩可以去急，故能止心腹肌肉瘡瘍之痛，和可以致中，故能調和百藥，而與甘草同功。

張仲景治陽明燥結，大便不通，蜜煎導法，誠千古神方也。

孟詵曰：但凡覺有熱，四肢不和，即服蜜漿一盃，甚良。又點目中熱膜，以家養白蜜爲上，木蜜次之，崖蜜更次之也。與薑汁熬煉，治癩甚效。

汪穎曰：諸蜜氣味，當以花爲主，冬夏爲上，秋次之，春則易變而酸。閩廣蜜極熱，以南方少霜雪，諸花多熱也。川蜜溫，西蜜則涼矣。

李時珍曰：蜜生涼熟溫，不冷不燥，得中和之氣，故十二臟腑之病，罔不宜之。但多食亦生濕熱蟲蠹，小兒尤當戒之。

寇宗奭曰：蜜雖無毒，多食亦生諸風也。

朱震亨曰：蜜喜入脾，西北高燥，故人食之有益；東南卑濕，多食則害生于脾也。

孫真人曰：七月勿食生蜜，令人暴下霍亂。赤青酸者，食之心煩，不可與生葱、蒿、荳同食，令人利下。食蜜飽後，不可食鮮，令人暴亡。